

多	和	瞞	克	盍	瞪	澄	應	壽	張	張	牛	反	確	對	槐
二	音	瞞	克	盍	瞪	澄	應	壽	張	張	証	也	確	對	槐
把	夷	蒲	架	黠	反	下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器	追
憨	詞	甘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漬	湏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豫	象	轡	禡	止	驅	圓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櫟	象	轡	禡	止	愧	反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揭	所	類	揭	居	謁	反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棊	所	類	揭	居	謁	反	芟	禡	禽	賈	音	窪	魚	追	捺
反	橦	牕	容	窒	陟	栗	毳	充	芮	膊	音	匱	瞻	詭	捺
跨	枯	牕	容	窒	陟	栗	毳	充	芮	膊	音	匱	瞻	詭	捺
跨	枯	化	般	所	介	吽	𠙴	禁	葷	𦵹	音	啖	音	淡	𠀤
跨	枯	化	般	所	介	吽	𠙴	禁	葷	𦵹	音	啖	音	淡	𠀤
跨	枯	化	般	所	介	吽	𠙴	禁	葷	𦵹	音	啖	音	淡	𠀤

及鰻鰣鰷漫梨饗厥縛擣初愁反啜昌枕挐加女  
魚鰷鰷二音鑊反反亦作肄羣至反喘尺充達居候準之尹泰  
反亦作肄羣至反喘尺充達居候準之尹泰  
掣掣直贊反俗快叱反尺栗犴俗音岸胡犬也薦音鼓  
叟音芋反黠下八挿觜則合反下熊音恬徒  
叟音割反鷹於陵鷁囉眨反合鎧音  
壯七未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一人見人錄二

福州安國弘瑞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

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

卷之三

積砂大藏經

景德傳燈錄

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

辰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

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

卷之三

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鋐山從

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

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

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憇鶴山和尚 潭州鴻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

卷之三

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水禪師  
清州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平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新台  
澤州  
長治  
大同  
無爲  
禪師  
潞州  
永安  
寺  
呼山  
禪師  
神

盧汝州  
德明洋和  
撣師撣  
州明水懷忠  
于參軍而  
益

州境界祥師於杭州耳相傳修祥師者山安德祥師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卷  
第  
一  
〇  
八  
冊

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照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擔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雋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死獲諸方

三昧却迴雪峰雪峰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擋住曰盡乾坤是箇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照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

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目甘露乃旃檀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困山毳徒臻集後聞師道德命寂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父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

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發冰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

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邪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劔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鎧如何知音師曰驢季去問苦溢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

三

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攜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

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

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

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亦曰西双泉故也京兆府人也納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

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繹牀跨背而坐師於是

覺成丘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自白雲門送扶師下堦曰欵欵莫教蹤倒師曰忽然蹤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接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種工盡不成。曰爲什麼盡不成。師曰出群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拽出死屍著。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季十五札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游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向第二頭道處是長慶  
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

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二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

五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屈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

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闢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群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污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真覆却船子問況默將何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

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個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  
貪行杖枝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督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

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升軒廁僧曰爲有一分塵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

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撲掌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佞性

六

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屁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屁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

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捲土乃以一塊  
悲法眼便休玄覺微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  
理心什麼是心行更閻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

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麥生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云謬別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

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解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

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閻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

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閻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忙

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  
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  
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  
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峰  
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紙持便歸方丈僧問凡

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  
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  
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  
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再敲門枋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  
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擔充飯頭服力  
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釤簾雪峯覩而  
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  
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  
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  
所誌周廣順初季八十一歲王請於寺之大

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竒  
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  
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  
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  
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  
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

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  
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季甲寅  
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  
諸方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  
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幸負於人時有僧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  
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  
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  
曰什麼處去來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  
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  
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觀日光豁然頓曉而

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服密  
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  
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  
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偈

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  
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  
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  
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  
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  
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

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眾  
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眾衆迴首師曰看月  
大眾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  
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  
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  
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

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  
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  
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貓兒去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閑却門僧無對問路  
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  
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  
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  
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  
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李尊也長  
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  
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  
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

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  
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  
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  
爲什麼失却半季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

曰驢馬貓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焉也不會  
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  
福清三十季大閹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  
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  
益資玄要因載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

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志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日廣主

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不可無師云

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  
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今

從上來有什麼事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  
是護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  
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  
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  
觀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沒  
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

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  
交涉擬心即差泥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  
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  
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  
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巧廣設問難只是廳得一場口滑去道轉

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  
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  
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闍羅穀以此故知  
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  
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挂著唇齒未曾

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  
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得  
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佢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  
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蹤橫十  
字說與我捺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

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

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

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檣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

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是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嘴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捺枝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捷折

十一

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慕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趨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按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

漢食人延睡記得一堆一擔榼榼到處馳驛  
驢脣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  
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  
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  
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間羅王面前不  
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

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湏子細看  
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  
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闡市  
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  
毛頭師子全身揔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  
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

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  
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  
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  
拋却師長父母行腳直須着些子精彩始得  
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腳手不惜性  
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取上眉毛高挂

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  
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  
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負平生亦  
不辜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  
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  
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

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李糧如出行  
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米作麼生  
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  
地前頭將什麼抵擋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腳  
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  
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

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久  
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  
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  
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  
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滿礙著你有什麼

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嬪。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裡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酒迨干像。今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柱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差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

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眾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揔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来。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

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衲僧沙

十五

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幕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摠在這裏又劃一下云摠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

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瞪眼炙瘡瘢上著艾燒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鍾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裏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嬤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

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喫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追折腳莫道不知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通作麼者滅

胡種盡是野狐群隊摠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跨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熊嚙嚙吞大

蟲問如何是雲門一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網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

十六

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

來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閻梨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

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日粥飯氣問古人橫說

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棘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棘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漉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眾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接入戶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櫟中泥衢

十七

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閻梨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

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闢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

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真道西來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

施工不露斤斧。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

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闔梨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沒

誰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誓山繡管。漸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

寐語。問父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花開五

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父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柏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摺問駿馬

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鴻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尊

復野干聲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泊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風師曰切忌犯朝儀益州普通山普明大

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珠師曰失却也隨州雙泉山梁蒙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 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此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齊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大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

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廬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攜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說立于坐右雪峰才顧視師便下晉主事異日雪峰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峰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

甲擺尾什麼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又手而退自此雪峯

深器之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

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沒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微之師默置晏圓測乃歎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

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縉縷惟壞納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

上座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丈殊沒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藏生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

